



我们与海

住

驭舟而来向海而生

编者按

近日,海南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23年度海南省美丽海湾名单,海口湾、三亚湾、海棠湾、感城港湾、棋子湾入选。海洋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物质基础,也赋予生活诗意和想象力。千百年来,海南人依海而居、向海而生,与海建立了紧密的生活联系。本期海南周刊封面以“住”“衣”“食”“文”“艺”为线索,带您了解“我们与海”的故事。

张兴吉

中前 岛民过着海生活

将时间的维度拉长,历史视野中的海南岛是一个移民岛。自古以来,来自四面八方的族群迁徙至海南岛,带来了文明曙光,也促进了文化交流。登岛之初,这些移民族群基本上都是沿海岸线居住,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逐步向海南岛腹地迁移。目前发现的海南最早的人类遗址钱铁洞,距今约两万年,虽距离海南西部海岸百余公里,但其文化类型,仍属于中国华南旧石器时代文化范畴,显示出了清晰的海洋文化传播路径。海南著名的古人类遗址——落笔洞遗址,位于三亚市东北部荔枝沟镇的一处洞穴中,是距今一万年前的遗址,距海岸仅十几公里。洞穴中出土了人类牙齿化石,以及石器、骨角器等生产工具,还保存着数量众多的动物化石和大量的贝类遗骸,这说明渔猎是当时海南先民的主要生计之一,该遗址具有海洋文化特征。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石贡遗址,是海南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贝丘遗址,贝丘,在考古学上是指古代人类食用后遗弃的大量贝壳形成的堆积,一般分布于海边。石贡贝丘遗址在陵水新村镇南湾半岛上,出土了磨制石器、陶器、骨器、贝壳和动物骨骼等,也呈现出鲜明的海洋文化特征。

据学者研究,目前在海南岛上生活的各民族中,最早迁入海南岛的是黎族先民,为利用海洋丰富的资源,他们在海边建起了村落。

盐村、渔村依海兴 盐业移民登岛向海谋生

约从秦汉时期开始,今天被称为临高人的族群开始从大陆的两广地区迁入海南岛,并在琼岛北部沿海地区居住。这一族群沿着海岸向两侧拓展,在东侧最远抵达了今天的琼海一带。有学者认为:海南东部著名的小镇——博鳌的名称,应该是临高人语言(即临高话)在此地使用的标志遗存。如今,临高人的后裔主要分布在临高县,以及海口西部长流、永兴一带。

宋元之际,迁入海南岛的汉族移民中,来自闽南的族群逐渐占据优势,他们后来形成了讲海南话(语言学上称为海南闽语)的海南汉族主体族群。与此同时,讲粤语的人群开始在儋州一带形成聚居,海南岛多处河口地带出现了疍家人的身影。这些族群,除疍家外,都是先在沿海地区建立居民点,然后逐步向海南岛腹地发展。

海南一些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是海南先民登岛后沿海而居的例证。澄迈县老城镇境内的石礁(què)村,相传为南梁岭南地区首领冯宝、洗夫人的直嫡后代迁居海南时创建,是海南冯氏的发源地,海南各地冯氏支脉,常到此寻根,该村也被称为“冯氏海南第一村”。2021年,石礁村的冯氏祠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亚市崖州区的千年古村——保平村,相传始建于唐代,村之南便是保平港,村民的生产生活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崖州志》记载:“保平港,(崖)城西南受宁远水入海,州治要口”。

距中心渔港不远,就是新盈港旧址,清代末期这里曾是海南最大的渔船码头。据考证,早在宋代,新盈一带的村庄就已从事渔业生产,男人捕捞管海上的事,女人当家管陆上的事,是当地由来已久的传统。因为长期从事渔业生产,敢闯敢拼,在临高新盈人拥有相对较强的经济实力,这从镇上各式装修讲究的楼房可见一斑。据统计,新盈总人口5万多人,共有渔船2000余艘,从事渔业的人口占了一半以上。近年来,通过发展深海网箱养殖,新盈镇的海鲜产业蛋糕越做越大。

盐村、渔村依海兴 盐业移民登岛向海谋生

海洋丰富的物产,为初迁海南岛的各类族群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后,这些海南岛的开拓者一方面将从大陆带来的农耕技艺运用于农业生产中,一方面向海而生,耕海牧渔获取生活所需,向市场供应鱼虾、贝壳、珍珠、海盐等海货。

海南的古称为“珠崖”,明正德《琼台志》援引《汉书》中东汉学者应劭的说法:“(珠崖)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由此可见,早在汉代,海南已出产珍珠。而在宋代,海南物产的大宗为盐,据《海南岛史》援引《宋会要辑稿》所述,北宋真宗年间,海南的盐税已经有一万多贯。

儋州市峨蔓镇的盐丁、灵返、细沙、小迪等自然村,至今保留着500多亩盐田,村民们延续着日晒制盐的传统。这些盐田分布于沿海潮间带,主要由晒盐池、过滤池、蓄卤池、盐槽、盐房和连接外部的盐道等构成,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从古代延续至今的日晒制盐点之一。

据儋州市博物馆考证,峨蔓盐田的历史起于宋代。盐丁村李氏后人介绍,其先祖于宋代自福建莆田渡海来到儋州,先落户今三都镇一带,后北迁峨蔓湾定居,以捕鱼、制盐为生。当地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摸索出了独特的制盐体系,特别是利用海边的玄武岩加工砚式晒盐槽,铺砌规整的玄武岩块以建造更大体量的浅池状晒盐槽。

港口里停靠着大大小小的渔船,渔家汉子忙着搬运渔获,渔家女子在码头上售卖丈夫辛苦捕捞的鱼虾,闲暇的时候,她们也会唱上几句哩哩美……走进临高县新盈镇中心渔港,你总能轻易找到这个滨海小镇的“渔”印记。

距中心渔港不远,就是新盈港旧址,清代末期这里曾是海南最大的渔船码头。据考证,早在宋代,新盈一带的村庄就已从事渔业生产,男人捕捞管海上的事,女人当家管陆上的事,是当地由来已久的传统。因为长期从事渔业生产,敢闯敢拼,在临高新盈人拥有相对较强的经济实力,这从镇上各式装修讲究的楼房可见一斑。据统计,新盈总人口5万多人,共有渔船2000余艘,从事渔业的人口占了一半以上。近年来,通过发展深海网箱养殖,新盈镇的海鲜产业蛋糕越做越大。

港口市镇连通内外 挑大梁

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及商贸业的发展,部分位于沿海地区的聚落逐步向大型居民点转化,最终形成了海南的主要市镇。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毗邻港口发展起来的市镇,它们兼具开展河流运输和海洋运输的便利条件,是连通内外的枢纽和区域物流集散地。

在宋代,海口浦依托当时的琼州首府——琼山府城发展,起着军事拱卫的作用。不过,作为海南对外联系的重要门户,海口浦一带的港口(即神应港)地位越来越重要,海南名贤丘濬有过“帆樯之聚,森如立竹”的描述。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这里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汇集海南岛各地的土特产品向外输出,输入铁制品、纺织原料等物资,一跃成为海南工业和手工业重镇。后来,海口从琼山县分出单独设市,最终“晋升”为海南省的省会城市。

琼南的三亚地区,古时以渔盐闻名于世,每年鱼汛时节,来自闽、粤的渔民在这里停留补给。史料显示,历史上三亚原本分为三亚街和三亚港(有时称三亚埠)两部分,三亚街主要面向农村开展商业活动,位于三亚河口人口的三亚港则主要做进出口生意和发展鱼、盐贸易。后来,对外贸易越来越频繁,港口的地位和作用凸显,三亚地区的经济重心开始从三亚街向三亚港转移,又因两地距离较近,逐渐合为一个市镇。

琼海嘉积、三亚藤桥、东方北黎等地的发展历程也与港口、贸易密切相关。走进东方市八所镇北黎村,一栋栋残破的骑楼建筑难掩昔日的繁华。因毗邻北黎河口,坐拥港口之利,且处于当时的环岛公路要冲,民国时期北黎是海南岛西部的商业重镇,一度为感恩县治所。新中国成立后,因环岛公路改道,北黎河口淤塞致港口外迁,北黎风光不再。如今,北黎只是八所镇的一个普通村庄。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撤销了所谓“寸板不得入海”的禁海令,准许船只出海通商,从事沿海岸及东、西两洋的贸易。次年(1685年),清廷在广东设立了粤海关,粤海关在海口设税馆,即海口总口,又在海口总口下,环海南岛分设乐会口(今属琼海)、陵水口、铺前口、万州口(今属万宁)、崖州口(今属三亚)、清澜口、儋州口、沙老口(今属琼海)、北黎口9个正税之口。作为对外贸易“桥头堡”,这些税关所在地后来大都发展成了海南沿海地区的重要市镇。

从泛舟渡海登岛,到沿海岸线而居,到发展渔业和对外贸易,再到争创现代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千百年来,海南人“靠海吃海”、耕海牧渔、向海而生,也懂得敬畏海洋、珍视海洋、保护海洋。吹着海风,踏着海浪长大,又在耕海牧渔中领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海南人拥有如大海般宽广的胸襟和包容的气度,海洋文化也成为海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之一。[图]

文昌木兰湾。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1月4日凌晨,儋州市白马井中心渔港,渔民们在销售海鲜。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临高县龙豪村段。海南日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游客在琼海潭门镇排港村海边游玩。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陵水新村镇疍家民宿。海南日报记者 王程龙 摄

海之屋

海南日报记者 罗安明

梁思成说:“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建筑虽是物质实体,其风貌却体现了一个地方的社会人文。

迁入海南岛的先民将原居地的建造技艺带过海,同时结合海南岛的地理、气候特点发挥创造力。由此,海南的建筑既有中原文化的特征,也有一定的热带海岛风格,前者如砖瓦架梁结构民居、多进式宅院,后者如船型屋、葵叶屋、盐屋、蚝屋等。

据说,黎族先民登陆海南岛后,在海滩边竖起几根木桩,然后把船倒扣在木桩上当屋顶,这就是船型屋的雏形。

船型屋属于干栏式建筑范畴。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船型屋,大都位于五指山、东方等中西部市县山区,但考古证据表明,与之形态相似的房屋很可能几千年前就已出现在了海边的定居点。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考古人员先后在东方荣村遗址、陵水桥山遗址发现了一批“柱洞”,这些“柱洞”应是先民们栽桩留下的痕迹。阎根齐等学者推断,最迟在春秋早期海南岛上已出现了干栏式建筑。

仿船的形态建造房屋,黎族人关于海洋的记忆世代相传。而真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船为屋的,则是疍家人。疍家被称为“水上人家”,历史上曾长年浮于海河之上。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的湾湖内,密集分布着一排排船屋(亦称渔排),这里是400多户疍家人的家。由于船屋位于海上,人们从岸上去往船屋,必乘小船。船屋内,设有客厅、卧室、厨房,家具、电视一应俱全。

《广州杂录》记载:“置户以舟为宅,捕鱼为业,或编篷溯水而居。”除了以船为屋,疍家人也曾编篷屋滨水而居,这种简易房屋也称“疍家棚”或“水栏”,空间狭小,顶部呈圆拱形,外形也有点像船。后来,人们临水架设竹木结构的高脚棚,用羊角木、牛筋木等防水防腐性能好的木料直插海底,以椰子叶编织席片作外圈。这种疍家棚是较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

儋州市峨蔓湾,层层波浪向前推进,击打在黑色的玄武岩上,发出阵阵回响。这条长约5公里的玄武岩海岸,是火山喷发在海陆相接处留下的杰作。

峨蔓湾畔的盐丁村,村民们世代传承古老的日晒制盐技艺。他们将大块的火山石加工成砚式晒盐槽,又在蓄卤池、晒盐槽旁用火山石条筑起一间间两三尺高的盐屋。雨后纳潮尾,长晴纳潮头,秋天纳夜潮,夏天纳日潮。”制盐者逐日劳作,将四季煮日晒盐的收获存入盐屋,期待这如雪的白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清代屈大均著《广东新语》记载:“蚝,咸水所结,以其壳垒墙,高至五六丈不仆。”与盐丁村村民就地取材建盐屋异曲同工,海南沿海地区还有居民收集食用后剩下的生蚝壳,建造“蚝屋”。

海口滨丰、文昌铺前一带的海湾因盛产生蚝而闻名。如果你去滨丰镇“海底村庄遗址”一带游玩,可能会不经意间在海边看到低矮的“蚝屋”,其主要建筑材料为红土、石头、生蚝壳。晒干后的生蚝壳质地坚硬,用它垒起的房屋,不仅坚固耐用,还颇具海洋气息和艺术感。[图]